

我对荷，内心仰望已久。

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”（山上有茂盛的扶苏，池里有美艳的荷花。）荷，从《诗经·郑风》里走来，一出场，就风姿绰约：“青荷盖绿水，芙蓉发红鲜。”“清风徐来绿云涌，闻于疏处窥渔人”“从来未著水，清净本因心”等诗句，使荷在百花园中更是极尽鲜妍。

同学偶然的一场小聚，成就了这场迟来的花事。

路两边全植着速生杨，看样子年份不多，茎干纤细，碎碎的叶片在风中闪烁。绿茵茵的秧苗，正抽穗的稻子，把田畴点缀得或绿或黄。田间地头，间种了棉花和芝麻，棉花开着白的、黄的花，有的已结出棉桃；芝麻顶端开着细小的白花，绿色的籽儿一对一对挨着往上长。在坑坑洼洼的小路颠簸了两三里后，我们眼前终于出现了同学家的老房子，那片潋滟的荷塘随之映入眼帘。迎接我们的是同学的伯伯和奶奶。他的伯伯皮肤黝黑，饱经风霜的样儿，奶奶是个瘦小精干的老妇人。

突然下起了雨，噼里啪啦打在挨挨挤挤的荷塘里，好似演奏一曲急行军曲。我只好摘了一片荷叶，权做雨帽。站在雨中，看着雨滴跳珠儿似的在荷叶上滚落，清芬淡雅的荷香沁入肺腑。“水面清圆风举荷”，初秋的风儿，促狭地轻掠红蕖，雨滴儿贪婪地亲吻花瓣儿的红唇。荷塘边泊着一艘孤独的船，酷似我们儿时折的纸船，尖楞，小巧。他伯伯说，那是采莲船。

“能坐么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不能去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多坐一个人，船在荷塘就活动不开了。”

我眼巴巴看着他顶着一顶荷叶帽，轻摇小舟消失在藕塘深处。



# 秋荷

（散文）

青花梅瓶

早已错过了蜂围蝶绕的盛夏，昔日立在尖尖角的蜻蜓开始做初秋的梦了。我的目光穿梭在水面和花朵间，揣不出荷塘深处的禅意，只好任迟来的愧疚，在眉间心上徘徊。

一朵朵微含水意的荷花，摇着叶影，搅动着一池微凉的水波。相传，荷是爱情的守候，冰肌玉清的玉姬，将无尽的忧伤，包藏在流泪的花蕊中。半开半合的，欲语还羞，使人想起“和羞走，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的词句；怒放的秋荷，花瓣繁复，蓬儿杏黄、穗儿纷披，钩针样儿的花柱，娇艳动人。但不管是啥样的荷花，皆从密密的荷叶间挤出，如剑如戟，亭亭玉立。荷叶，大都有些残败，深绿的表面，被一小片霸道的土褐侵占，且有不断扩张之势，“红藕香残玉簟秋”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将只

能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了。

然而此刻，我情愿赋予它轻松的基调，想像自己是两千多年前一个采莲女子，皓齿明眸，窄袖轻罗，低头弄莲，箫声隐隐：

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

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莲。有美一人，硕大且卷。寤寐无为，中心悁悁。

彼泽之陂，有蒲菡萏。有美一人，硕大且俨。寤寐无为，辗转伏枕。

……

可惜，我的幻梦难续，他伯伯载满莲蓬归来了。几枝箭似的荷花插在莲蓬中间。船靠岸后，他伯伯就走开了。我蹲下，折断莲蓬连着的茎干。他奶奶拿来了一个塑料袋，我稍作清理，就把莲蓬往袋里装。莲子中间乳头状的突起时不时划着了手，针刺般地疼。他奶奶伸出手说：“你看，这都是以前摘莲蓬时划伤的。”她的手臂、手掌上，红褐色的划伤累累，以前我只知道采莲是多等风花雪月的雅事，没想到其间有如许辛劳！看来在文学的浪漫与现实的冷酷之间，距离不可小觑！

雨，不知啥时停了。秋荷满目，我想，她们本该在盛夏开花结子，却在相思苦旅中一再坚守，延误至今。心成熟了，也就成熟了痛苦。我默念她们曾经的韶光，遐思月夜清露的滴响，想那细细密密的藕丝如何牵系遥远的相思。我知道，我只能带走一个花事阑珊的记忆，却无法参透一粒籽儿缔造出的煌煌生命。

秋荷们相依相偎，执着地捍卫作为莲的名望与尊严，从这点来讲，莲，比某些人高尚。

深深的，我为秋荷俯首。